

2013.6.16 星期二
编辑 董佳佳 校对 刘克宁
E-mail: qd@pdsxw.com

探访 鹰城非物质文化遗产

舞钢云彩蝴蝶花灯舞：

500年云飞蝶舞庆祥和

□本报记者 肖静/文 彭程/图

每逢元宵佳节，全国各地民间艺人会纷纷使出看家本领——游龙、舞狮、唱曲……在舞钢市武功乡范庄村，人们则通过表演云彩蝴蝶花灯舞，召唤“祥云”飘落、吸引“彩蝶”纷飞，借此祈禱子孙后代平步青云。

云彩蝴蝶花灯舞，俗称“云彩灯”，亦名“蝴蝶灯”，至今传承已近500年，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以祈福、娱乐为目的的舞蹈表演。因表演历史悠久、形式独特、极具本土气息，云彩蝴蝶花灯舞已在2010年进入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

花灯相绕 看蝴蝶纷飞

4月25日下午，伴着激昂欢快的铜器声，在舞钢市武功乡范庄村村民委员会前的广场上，集聚着数十位赶来观赏表演的村民。“我是外村嫁来的，近几年才看到了表演，孩子们都扭得可美！”“原本就元宵节那几天表演，亏了你们采访才又跳上了。”“晚上点了灯才好看哩。”……表演还没开始，热情的村民就一脸骄傲地向记者一行介绍。

不一会儿，化好妆、换上公子装的20多位年轻表演者分为两队，左右手各持一盏蝴蝶形状的花灯，伴着鼓点随着指挥者步入广场中央。口哨声响，表演者将花灯举至胸前，双手交叉上下小幅度摆动，脚下原地踏着碎步，远观如蝴蝶在花中微微展翅；口哨再响，队形出现变动，表演者持灯左右摆动，在空中尽量画出大弧度的圆，脚下碎步频率不断变化，与其他表演者身形交错、花灯相绕，舞出一片盎然春意。

指挥者手中令旗向内收缩，队伍合二为一；吹响口哨再张开双臂，队伍再次散开；左右手交错挥起，两队则舞动着交换位置，远远望去，表演者手持一面彩蝶、一面云彩的花灯变换出各种造型，恍如黄粉相间的彩蝶伴着飘落的祥云在花间嬉戏。

几套队形跳下来，在队前为表演者提醒动作的79岁老人范延龄不住喘气。抹着额头上的汗珠，范延龄说，他是云彩蝴蝶花灯舞的传承人，负责教授年轻的表演者习舞。

花灯舞传承已近500年

范延龄说，关于云彩蝴蝶花灯舞的起源并没有正史记载，目前所知情况都是通过前辈的老师口口相传。

据他介绍，云彩蝴蝶花灯舞距今已有近500年的历史。当时，范姓兄弟二人从山西洪洞县迁此定居。因当地人烟稀少，缺乏娱乐项目，二人自制了云彩蝴蝶花灯，跳舞迎接新春。

随着家族人丁兴旺，家业扩大，身为读书人的兄弟俩就想创办花灯社。如此，既能拥有趣味高雅的娱乐项目，又能借此祈禱子孙后代平步青云。后人也在此基础上，一年年增加了新的动作。

云彩蝴蝶花灯舞表演队建立后，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，范庄村村民就会怀着崇敬之情，在村里的空地上搭神棚。棚内供奉范氏祖先的牌位。农历正月十四晚饭后，祭拜过祖先，云彩蝴蝶花灯舞表演队就赴附近乡村入户表演。表演每年从农历正月十四晚开始，历时三天，至农历正月十六晚结束。

云彩蝴蝶花灯舞的一大特色，就是参加表演人员均为10-14岁的孩子，都穿公子衫，戴公子帽。按照惯例，参演男孩、女孩人数不



范庄村的孩子们观看表演云彩蝴蝶花灯舞

限，但需为偶数，脖子上佩戴挂锁的银项圈、玛瑙项圈，腰间系彩绸，上身斜挎一圈缀着三五个铃铛的绶带，脚穿软鞋。家族长者边给孩子化妆边说：“化个童子妆，玩玩云彩灯，以后都考上状元。”

寓意祥和 云彩蝴蝶灯成“社”中“霸”

云彩蝴蝶灯一面为祥云，一面是蝴蝶，蝴蝶代表春暖花开，蝴蝶纷飞，云彩象征事业蒸蒸日上，下代人平步青云。最初扎制云彩蝴蝶灯时，用竹篾条扎成云彩灯形，后来因云彩形状难以扎画，逐渐演变为蝴蝶灯形，前后两面。先用白色透明纸糊住表面，再用水彩在两面纸上分别画上云彩与蝴蝶，在云彩的一面装上手柄，花灯里固定住蜡烛，晚间点上蜡烛就可表演。

范延龄说，目前云彩蝴蝶灯的制作有着严格的数据，统一要求上宽44厘米，下宽34厘米，高40厘米，厚18厘米，蝴蝶触角长20厘米。“我小时候表演花灯舞时，花灯由各家制作，颜色不够统一。虽然花样只这一种，但样式远不如现在精美。申遗后，为了使花灯舞更整齐，制灯找专人制作，规定了格式。”

说起云彩蝴蝶花灯舞的独特性，范延龄勾起了嘴角，这种花灯舞因过去受家族留传的限制，在全国也仅在武功乡范庄村表演。当地人称这种表演叫“玩社”，因云彩蝴蝶灯寓意高贵典雅、欢乐祥和，一出现就非常受欢迎。因此表演队每表演至富贵人家时，只要与其他花社队冲突，主人家就要求其他花社队靠后表演。普通百姓也借此希望庆祝今年丰收，祈禱来年收成，过个热闹、喜庆的春节。于是，云彩蝴蝶花灯舞先行表演的“社规”就慢慢流传了下来。

在一旁听记者采访的63岁的村民范卫民说，今年农历正月初六，云彩蝴蝶花灯舞表演队前往舞钢市原棉纺厂表演时，正在舞钢的表演队就自发地退到一旁，笑着说“你们演完了我们再演”。一同前往的范庄村村民都一脸自豪。

民间瑰宝险些失传

在范延龄的童年记忆里，村里几乎人人

都会跳花灯舞。75岁的铜器表演者范禾才笑着回忆说，小时候家人领着他看花灯舞，他边看表演边跟着蹦，蹦累了被家人背着回家，路上听见配合花灯舞的铜器声，醒了继续在天上跟着跳。

不幸的是，在1947年左右，云彩蝴蝶灯因战乱被官兵收走，此后几十年也没再继续表演过。直到1980年，范庄村有个老干部提议重跳花灯舞，召集村民表演。1991年、1992年，村里又表演过花灯舞。其后，花灯舞再次停跳了将近20年。

2010年，舞钢市文化广电局的工作人员查询地方志，看到有花灯舞的记载，希望范庄村重拾文化瑰宝，却又遇到不小的难题：上世纪90年代参加表演的孩子当时已经三四十岁，大多都在外地打工。能够系统教授花灯舞的，范庄村只剩三个人——当时74岁的范延龄，80多岁的范顺卿，还有当年另一位75岁的老人（现在已经去世）。

云彩蝴蝶花灯舞过去教授只传村里范姓人，若按照原本的规则，2010年村里适合的孩子只有两个，为了不让独特的民间瑰宝失传，“对外人，连看都不让看”的规定终于取消。凡是在村里上学的孩子都有机会学习云彩蝴蝶花灯舞。经过培训，选择出合适的队员。

选出合适队员后，几位老人再亲自上阵做动作演示、指导队形。范顺卿苦笑着说，动作其实不难，学习半个多月足能上场表演，只是要做到动作标准、队形整齐却并不容易。连续每天示范抬腿、碎步、侧腰、轮臂，老人总贴着膏药勉强坚持。

除了身体状况，队员的学习劲头也让范延龄颇伤脑筋。舞动时需时时保持花灯竖直向上，否则内芯的蜡烛就会点燃灯壁，这就要求哪怕在训练时，动作也不能松懈。“我们当年学的时候，动作不到位，教练就拿木棍敲腿。现在哪能呀，大声喊一下，孩子扔下东西就不再跳了。”范顺卿和几位老人对视一眼，同时叹气。

文化传承人寻找进行中

传承人的挑选也让几位热心的老人费心。几套队形变换，让60岁的指挥者范德顺汗流浹背。对此他却习以为常，“别说是现在，就是大冬天，毛衣也能跳湿了。”范延龄

说，近80岁的他已经跳不动了，但传承人至今还没有找到。

范延龄掰着指头细数过去几代的传承人：范秀林、范国正、范禾堂、范顺卿……这些老师都是本村人，但职业各不相同，有水利工程师、医生、村干部、教师等，都是义务教学，不计报酬。现在参加上世纪90年代花灯舞表演的村民，多因工作原因不愿成为传承人。

村委员会主任范德荣说，2010年，舞钢市文化广电局请花灯扎制艺人扎花灯42盏，又购置了20套表演服装以及鼓、铙、镲等大铜器，随之建立“云彩蝴蝶花灯舞传习基地”，以便这个古代的舞蹈持续发展。

但在几位老人看来，这些经费不足以支撑每年的花灯舞演出。一旦花灯表演时被烧，必须补修或新制，这些费用看似低廉，却不能忽略。过去，白石崖属于范庄村，舞灯经费靠山上收入维持。白石崖后来划为国有之后，花灯舞几乎就没有经费了。

近几年，扎灯艺人范德重为了使云彩蝴蝶灯更加美观，在三合板上画出蝴蝶灯的形状，用刻刀刻下来，在蝴蝶的翅膀上镂空成一个个的小圆点儿，再用小木棍和胶水将灯的两面粘起来，最后用铁钉钉上。如此，晚上点蜡烛后，蝴蝶翅膀会有一闪一闪的小星光透出，且大大加快了制灯速度。只是成本较高，暂时难以广泛采用。

除了元宵节期间的花灯舞表演，表演队还会额外接受一两场商业演出。获得的报酬，几位老人多数用来购置饮料等物品，奖励年轻的表演者。与老人相比，表演者们则乐观得多。12岁的滚河李小学6年级男生范腾飞说，2013年元宵节见过这个表演，那时他就很想学。衣服有时下发到自己家，他没事儿也会穿着玩玩，对着镜子自己练。“会学到十五六岁吧，这还挺有意思的。”

10岁的滚河李小学5年级女生范俊鹏原本被选中，因假期出去旅游错过了培训期，她从候场时就和其他表演者待在一起，满怀期待地说明年就会参加表演，这次提前过来记动作。

6月初，记者再次致电询问传承人寻找情况，范延龄说已经找到了适合的候选传承人，但尚未正式定下。几位老人会继续做功课，今年内明确传承人。



范延龄在领舞